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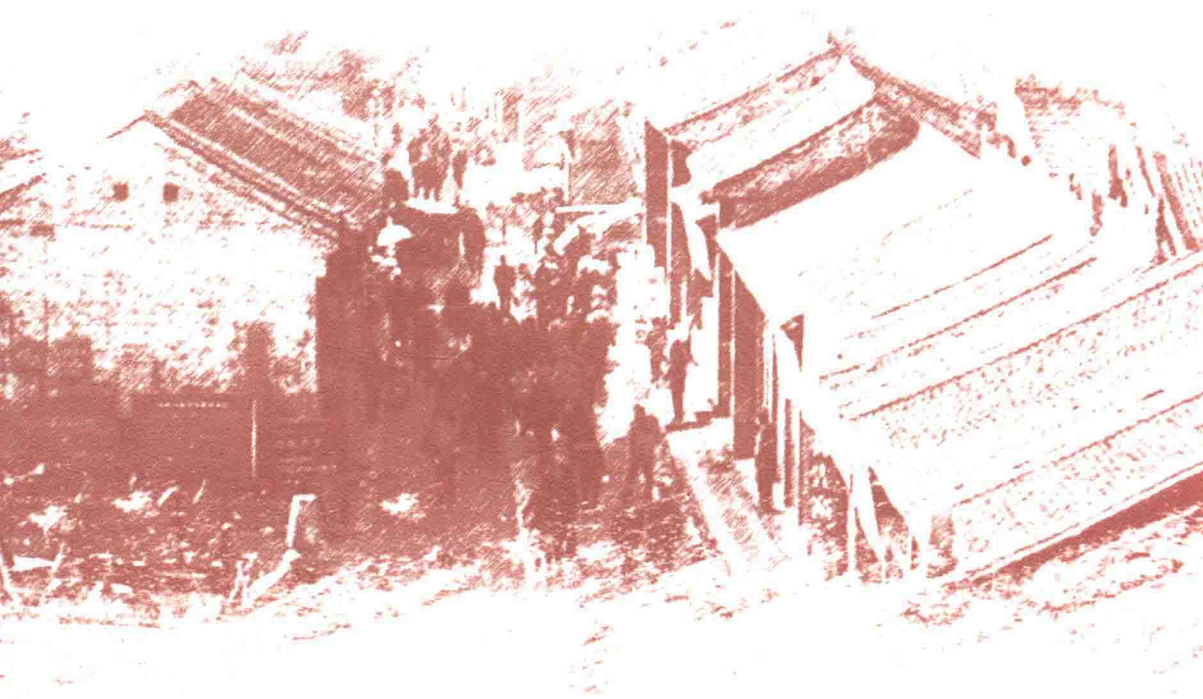
陈忠实(著名作家)、白桦(著名评论家)、张颐武(著名评论家)

人间世·长篇小说

鼎力推荐

吕镇

亦夫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人间世·长篇小说

吕镇

亦夫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镇 / 亦夫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08-6199-7

I. ①吕…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2112号

吕 镇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005043（总编室） （010）62005039（出版物流部） （010）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010）62005042（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吕镇》的想象力

张颐武

亦夫从事写作多年，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他多年的创作都是以神秘的传统社会在当下的命运为主题，将社会激变中的复杂性充分地加以展开，由此探究人性的深不可测的微妙和难解。亦夫在多元文化之中寻求一种“众声喧哗”式的对话。一种八十年代以来所构成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表达和他对于本土乡镇的日常生活的深入把握所构成的内在张力，是亦夫写作中始终贯穿的线索。这些构成了他创作的独到特性。

这次亦夫的新作《吕镇》更是一部独特的小说，这里既保持着他一贯的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注重象征的风格，也保留了他对于独特民俗和历史的特殊兴趣。但这次他的眼光的聚焦之处，在于当下中国的剧烈变化对于乡镇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他的焦虑所在既在于这个乡镇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性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新格局的深刻冲击。传统的内在秩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已经构成了一种独到的“乡村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受到从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动荡和现代国家建构期不确定性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晚清到抗战时期乡村和现代性接触构成的变动，也有抗战过程中现代的国家意识真正深入到乡土社会构成的新的形态。一面是解体的动荡和冲击，一面是现代国家再结构的困难和内在焦虑。乡村一面是传统士绅试图维系其秩序的努力，一面是当时实际管理只到县一级、不断试图深入下去而不断的困扰。而这一切又被内忧外患中现代的革命动员所重组和涤荡。这些都是“乡村现代性”的历史背景。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强势的现代国家管理系统彻底地摧毁了原有的“乡绅”管理的旧有家族和社会等级的纽带。计划经济一面试图将农民和乡村纳入其管理，“生命政治”的关怀被数目的管理有序化。乡村社会的现代性的改造从未有过地深入和透彻。诸如《创业史》《艳阳天》这样的作品，虽然深深铭刻着时代历史的烙印，却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乡村社会在这样的新格局中被重组的深刻性。但同时，另一面是生产方式的传统性和

农村工业化的滞后又带来了这一新秩序生成的难度。公社的理想最终解体，其实正是这种“乡村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表征。社会体制和结构进行了现代工业化的重组，但农村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不能支撑这一工业式的结构。广大的农业地域在剧烈工业化中成为落后的、困窘的地域，在“二元”的结构中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乡村现代性”其实难以得到充分的展开。一方面，乡村的现代追求是社会的强烈期待；但另一方面，重工业化的工业结构又不得不牺牲农业的利益。“乡村现代性”既保持了农村和农民传统的诚朴和单纯，又有强烈的现代的渴望。这些历史的状况都是长篇小说《吕镇》的社会背景。小说对此也做了鲜明生动的描述。

三十年来，“乡村现代性”受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的冲击。《吕镇》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故事的。这个故事既有对当下乡镇社会的真切把握，又有象征性和对于民俗和乡村生活样态的深入体察。亦夫既承袭了寻根文学对于乡村的象征性的表现，又有细致入微的缜密观察。这一方面是欲望由于新的社会结构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传统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同时，乡村现代性的破碎和支离被表现得格外清晰。故事的展开充满了丰富的张力和弹性，技巧娴熟，作者在现代主义的象征性的展开和写实的深描之间有很微妙的平衡。“乡村现代性”似乎在这个时代变得难以保持自身——原来未得到完成的又叠加上全球生产和消费对于内部架构的巨大冲击。这一切都形成了新的状态。这部小说对这一状态的把握生动具体，又具有象征性。它投射了历史，也关照了今天，形成了独到的表达。

这部书可以说是关于当下中国乡镇社会的新的想象的结果。这里欲望的冲击让旧结构和秩序瓦解，新秩序又难以结构。乡村被全球化的力量转变为劳动力供给之地且生产性减弱，农业被新的工业化扩张带来的内部的空洞化其实是新的全球化力量对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双重冲击的结果。亦夫的表现是非常有力的。他对于人性的洞悉和反思，对于乡镇社会结构的体察，对于象征和写实的运用，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大家应该读这部书，感受亦夫的想象力和中国乡镇社会的命运。

1

在毛蜡的记忆中，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脑子出了问题，发生在今年盛夏。

辛卯年夏天干旱得出奇，就连绕吕镇西去的忘忧河，水位都下降至不及往常一半。大船停航，通过水路从外界往吕镇送货的都改用了小舢板。这使得物价一直居高不下，且越来越有蔓延之势。就拿西瓜来说吧，往年这个时节，吕镇无论大街小巷，几乎到处都是西瓜堆积如山。花皮红瓢的，黑皮黄瓢的、绿皮白瓢的……但凡附近一带地里能种出来的品种，几乎无所不包。盛夏的西瓜，从来都是吕镇醒目的季节标签，但从春末持续到现在的这场干旱，却让这块标签从平民桌上物变成了富人囊中品。西瓜价格一路飙升，后来竟离谱到了一斤超过一元的高价。这在吕镇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也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从镇南月亮湾集贸市场空手出来的老人们，干瘪的嘴里总会冒出一连串不满的嘟囔：“自来水卖出了香油价，骡子卖出了马价啊。”

五月初西瓜开始零星上市，毛蜡吃到今年第一口西瓜的时候，却已经是6月11日了。

这天，毛蜡到河对面一户农家去收牛。那家的男人是个瘸子，路走不稳当，却长着一只如簧的巧舌。他打电话时把自家的牛说得天花乱坠，可毛蜡大老远坐船过去看时，却是一头皮松肉垮、病病歪歪的红毛老耕牛。毛蜡瞥了一眼，转身就要走。老牛却出其不意地“哞”了一声，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瘸子拦住毛蜡，一边递烟一边说：“老哥你慌着走甚？好好瞅瞅，这么好胚子的牛，竟入不了你的眼？”毛蜡说：“老得快下世了，杀不出肉来不说，味道也差得老远。”瘸子笑盈盈地将毛蜡按在正房的竹椅上坐下：“老是老了点，但这牛骨架大，出肉不成问题。这么吧老哥，便宜点给咋样？”毛蜡说：“咋便宜？你说价。”瘸子顿了一下，做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道：“算了，一千都不说了，你给980元如何？”毛蜡从椅子上蹿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你想钱想疯了！500元我都不见得要。”任瘸子再拦再说都不搭茬儿，径直往渡口去了。

时值上午十一时，小小的黄羊蹄渡口暴晒在烈日之下。简易售票亭前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人影。水位比往年明显低的忘忧河上，稀稀落落地有几艘木船在缓缓行驶。毛蜡在大太阳下站了半个小时，也不见有轮渡过来。倒是不远处一只装满西瓜的木船上，一个中年汉子正在解缆绳，看样子要开船了。毛蜡试探着凑过去

问：“我回吕镇，能捎个脚吗？我按轮渡付费。”汉子说：“差你五块钱，穷不了，赚你五块钱，富不了。上来吧。”

木船“突突突”冒起一缕黑烟，朝河对岸驶去。毛蜡白忙活了半天，心情沮丧，坐在船舷上抽起了闷烟。船主是个热心的红脸汉子，见状嬉笑道：“你这个怪人，我没收你船钱，你不咧着嘴乐，反吊着个驴脸，倒像我欠了你的钱似的。”毛蜡被逗笑了，刚想回嘴，手机却响了起来。毛蜡拿起来接时，却是瘸子打来的：“老哥，你太急性子了！价格不满意，还有的商量。”毛蜡说：“最多五百，没得商量。”对方却气哼哼地把电话挂了。

船主说：“嗨，怪不得你一脸官司，原来还是为钱。都什么时候了，还把钱看得这么重！”

毛蜡不解：“什么时候了？钱跟时候有关系吗？”

船主：“明年就是壬辰年了啊。”

毛蜡：“你这个人怪气的！不管什么年，日子还不得照过。过日子，不就得想着钱啊？”

船主反倒诧异了：“你不知道壬辰年是啥年啊？世界末日！地球要爆炸了，人啊狗啊猪啊牛啊的，没有一样能够活命，就连神仙都得玩儿完。还过日子？过个尿日子啊！”

毛蜡一听笑了起来：“这你也信！都是没屁眼的人瞎编的。”

船主：“这你就没文化了。这可不是谣言，是古代什么人的科学预测，连美国的科学家都深信不疑哩。”

毛蜡看木船已经渐渐靠近了吕镇，屈指敲了敲身边的花皮大西瓜，故意将了船主一军：“地球都要爆炸了，你还这么贪财？送一个西瓜给我如何？西瓜让你们哄抬得比肉价还高，我今年一口西瓜还没尝过呢。”

见船主有些发愣，毛蜡哈哈大笑起来：“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还世界末日要钱何用？不花钱的牛皮你就随便吹吧。”

船到码头，毛蜡说声“谢了”，一跃身便跳上了岸。那红脸船主犹豫片刻，伸手叫住了他：“来来来，老子好人做到底，就送你一个西瓜又如何。”随即递过一个瓜来，“就剩一年活头了，还这么抠门儿。别说西瓜比肉贵，如果贪这一口，就算比‘比家美’的婊子贵，也要舍得花钱啊。算了算了，看你这熊样，也不是去‘比家美’的人。”

毛蜡全然没想到船主会有这样的举动，愣愣地接过西瓜抱在怀里。不知是因为

在日头下面待得太久，还是这样的奇遇让人生疑，毛蜡的头开始晕了起来，感觉有些恍恍惚惚的。他从码头一路朝家里走去。街上偶然碰到熟人，都嘻嘻哈哈地打招呼，大意不过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向来吝啬的毛蜡居然舍得买这么大一个西瓜来吃。毛蜡都是脸上肌肉很僵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就匆匆走开了。回到上街西段自己的家门口时，老婆吕宝妮正巧出门。毛蜡见她打扮得油头粉脸的，知道她一准是外出给谁说媒，就扬了扬手里的西瓜：“买西瓜了，给你留着回来吃。”吕宝妮看了看他，诧异地说：“日怪了，牛没买来，你倒有闲心吃西瓜。”说完扭着肥硕的大屁股一扭一扭地出巷子去了。

毛蜡径直进厨房把瓜杀了。红瓤黑籽，刚刚熟透。毛蜡蹲在脸盆前大吃起来，觉得甜倒够甜，却没有往日西瓜那种夏天里特有的味道。才吃三牙儿，毛蜡便觉得没了口味。他刚站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吐在白瓷脸盆里黑色的西瓜籽，在毛蜡眼中开始蠕动起来，然后竟“嗡”地一下成群飞起，变成一队苍蝇，从厨房的窗格中一股烟般地出去了。

毛蜡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可看看脸盆底子，竟然一个瓜籽也没有了。毛蜡糊涂了。他想不起自己是否因为吃得太急，连瓜籽一起咽下去了。毛蜡越想，头就变得越来越晕。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了几声哞哞的牛叫声。毛蜡赶紧跑出去看时，洒满正午强光的院子里，却连个鬼的影子都没有。

牛的哞哞叫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毛蜡惊讶地发现，这叫声居然是从自己的脑子里发出来的，而且一声高过一声，直叫得毛蜡脑仁发紧。杀了几十年牛的毛蜡，清晰无误地辨别出，这就是瘸子家那头老牛的叫声，它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和责怪。

就是从这天起，毛蜡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可能出问题了。

2

吕镇通山路南北走向，南接吕镇与忘忧河平行的三条主街，北至位于石鹰山中腰的吕氏祠堂和安远寺。虽是蜿蜒山路，却耗资甚巨，修建得宽敞平整，气派非凡。吕氏祠堂和安远寺虽处在石鹰山中腰，但其后却是悬崖峭壁，根本无路通向山巅。因而这里便当仁不让地成了吕镇的最高之处。通山路靠近吕镇主街的南段，两侧尚有些店铺、旅馆和住家。而其北段，除了吕氏祠堂和安远寺，只有掩映在绿树深处的一些深宅大院，分属于吕镇的几户名门望族。这条路上一年四季除了去安远寺求神许愿的香客，就是来给这些吕镇大佬跑路送礼的贿客。因此吕镇普通住户不

管这条路叫通山路，而称其为“通天路”。

这条路虽然长不足十里，坡度却陡得出奇。焦大书骑车走了近一个小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却走了还不到一半。虽然天热路长，焦大书心里却一直喜滋滋的：能蒙胡子爷这个吕镇呼风唤雨的人物召见，自己以后的前程可想而知！焦大书甚至都不敢想象日后就要飞黄腾达的日子，因为一想，他那颗有些虚弱的心脏就“怦怦怦”跳得胸口直难受。

行至能隐约看见胡子爷家那座气派的大院时，焦大书看看手表，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尽管昨天在打电话时，焦大书紧张地询问登门拜访的时间，胡子爷爷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喽，看你时间方便。”但焦大书可不敢就此蹬鼻子上脸。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把握好了，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把握不好，则会成为终生的遗憾。焦大书昨天就百般琢磨了：胡子爷德高望重，晚上有诸般大事需要考虑，肯定睡得很迟，所以也不会像普通老汉那样少觉早起。自己赶在十点去他府上，如果谈得投机，老人也许赏饭，那更能增进感情……只可惜焦大书殚精竭虑地考虑这个问题，兴奋得几乎一宿未眠。鸡叫头遍时他才好不容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却已经快到十点了。这让焦大书对自己恨得牙根发痒：“一事无成是书生！你这个废物啊，肉到了嘴边你都吃不进肚里。”

现在已经快到饭时，贸然进去肯定不合时宜，只能错开午饭时间再去敲门了。焦大书正在琢磨胡子爷饭后会不会午休，午休会多长时间，一辆远远从吕镇方向驶来的轿车，却在自己身边停了下来。车窗落下，露出来一张蜡黄虚胖的大脸，表情有些惊讶地问道：“焦大作家，你这是干吗去呀？”

焦大书仔细看时，原来是县委宣传部的罗干事。半年多不见，他的脸又大了一圈，难怪自己一时有些认不出来。

焦大书说：“噢，罗干事啊！我……我没事，去安远寺走走。”

罗干事说：“老远看像你，我还纳闷：你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向来都是粪土古今万户侯的，怎么会出现在‘通天路’上？噢，你不信鬼不信佛的，怎么想起来去安远寺？”

焦大书有些支吾地说：“正在写一部小说，里面涉及一座寺庙，去看看建筑细节。”

罗干事“哦”了一声，然后说：“也快到了，就不捎你了。哪天到了县里，给我打电话。”说罢车窗复又摇了上去。车子像挨了鞭子的狗一样叫了一声，箭一样向前蹿去了。

“无德无才的得志小人，就知道投机钻营！”焦大书骂了一句，自己的脸上却有些发烧。本来还不知道去哪里打发中午这段时间，刚才应付罗干事的话倒提醒了自己：何不顺势去安远寺一游，抽支签测测今日的运气。这样想着，焦大书便越过左侧胡子爷的深宅，径直往安远寺去了。

通山路到了北段尽头，分成左、右两条岔道。左边通往吕氏祠堂，右边则是去安远寺及半山农庄的路。正值中午，由舍利塔、正殿、藏经楼和一排厢房构成的寺庙里，看不到一个香客的影子，显得格外冷清。焦大书进到殿中，佛座下正在打盹的小和尚从梦中惊醒过来，忙不迭地敲了几下木鱼，嘴里“阿弥陀佛”地念念有词起来。焦大书往功德箱里放了十元钱，虔诚地摇动签筒，一支签“当啷”掉在地上。

焦大书伸手去捡时，却见是一支中平签。只见上面写道：

断语：功名自有 家宅耐守 官事完结 出行莫走 病有良医 孕不长久 求财小遂 婚姻貌丑

后象：命中原有难 岁时又遭殃 否吉因成泰 依然月有光

诗曰：久困囹圄事未休 伤心平地泪长流 覆盆自有掀翻日 天赦临官顿解愁

小和尚道：“愿为施主一解。”焦大书却将得签放回签筒，说声：“谢谢，不必了。”然后快步出寺而去了。

焦大书在寺前一棵枝叶茂密的泡桐树下抽了几根烟，喝了一些灌在矿泉水瓶的自制凉茶，午饭就算凑合过去了。他很少抽签问卦，虽然他对外宣称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信鬼信命运，其实他比谁都害怕窥破命运的安排。将近三十年的人生经验，让他对自己的命运一向悲观。如果命运准确无误地告诉自己一生苦命且毫无出头之日，他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活在这个世上。焦大书曾抽过为数有限的几次签，几乎每次都是下下签。所以今天抽得中平，仿佛让他看到了人生的转机。尤其是签语中“功名自有”四个字，简直让他心花怒放。“老天爷啊老天爷，以我的天赋，我的勤奋，以及这么多年来我所承受的苦难，就是轮，也该轮到红一把了。”尽管焦大书肚子早已咕咕乱叫，但他却丝毫不觉得难受。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人逢喜事精神爽，三天不吃也无妨。

考虑到胡子爷午饭后或许还要小睡，焦大书一直等到两点，才恭恭敬敬地按响

了他家的门铃。听说他要找胡子爷，里面一个年轻的女人却说：“他不在家，被人接去县城了……约好了？那你打电话问他本人吧。”说罢不容分说便挂断了。

“他妈的！”焦大书持续了整整半天的兴奋，如一团燃烧正旺的柴火，被突如其来的暴雨兜头浇灭，变成了一股湿重的青烟，既无法升空，又不能消散。这些狗日的有权有势的杂种啊，太他妈傲慢无礼了！说好的事擅自爽约，竟然连个电话都不打？他气得手有些发抖，掏出手机就想给胡子爷打电话，但瞬间却又冷静了下来。理智告诉他，这个时候打电话过去，就算和颜悦色，保不齐胡子爷也会误解成对自己的兴师问罪。

焦大书没辙，刚欲转身离开，手机却响了起来。电话是嫂子崔翠翠打来的：“兄弟，幸亏你今天有事躲开了。吕宝妮那货，咋能想起来把那么丑的女子说给你？哈哈哈，你虽说是个作家，都想象不出来一个女人能长成那副模样……”

焦大书心不在焉地听着，却想起签语中“求财小遂，婚姻貌丑”这两句，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

3

下午两点刚过，毒辣辣的日头当空照下，晒得吕镇的青石板街烫得几乎无法下脚。几条主街上都人影稀少，看上去冷冷清清的。卧在屋檐下、树荫里和在街上胡乱走动的游狗，一个个精神萎靡，舌头耷拉得老长。几家茶馆里坐满了打麻将或抽烟聊天的闲客，吆吆喝喝的嘈杂声和冷清无人的街景形成了怪异的反差。

“牛汤米粉店”老板焦一民正坐在柜台后，举着右手仔细端详。他右手是个六指，而且长在小拇指旁边那根状如权枝的多余的指头，有着一种令人称奇的功能：每逢变天，它就会红肿发亮，奇痒难耐。吕镇已经有半年滴雨未落了，而且气象台预报说旱情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从昨天起，焦一民的六指却开始发痒，而且程度越来越加剧。“不下雨不起雾的，怎么痒得这般难受！”焦一民看着红肿得如同一根红萝卜般的六指，恨不得一刀将它剁掉了事。

正在这时，店门口的竹帘被掀起，有人从外面刺眼的阳光中走了进来。焦一民抬头看时，却是吕镇有名的媒婆吕宝妮和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女子。那女子约莫三十岁光景，宽脸黑肤，吊眉厚唇，长相实在有些寒碜。

焦一民赶忙从柜台里走出来，一边抹桌子招呼两人落座，一边热情地说：“稀客啊！大媒人今日怎么屈尊来我这小店了？”

吕宝妮说：“我才懒得吃你家米粉呢，是她点了名想尝个鲜。怎么，你不认识啊？这是红玉，吕老四家的闺女。”

焦一民吃惊地道：“是红玉啊？多年不见，听说你嫁人嫁到北京了，甚时回吕镇的？”

不等吕红玉说话，吕宝妮白了焦一民一眼，正色道：“别瞎咧咧，那都是闲人乱说。人家红玉可是大姑娘，哪里嫁过人？快去切一盘牛肉，拌个豆腐丝，两瓶冰啤酒。最后再上两碗牛汤宽粉。”

焦一民应了声，快步回操作间忙活去了。

吕红玉轻叹一声：“姨，今日这事，怕是没戏了。我看焦大书有急事外出纯属借口，分明就是故意躲着不见。”

吕宝妮说：“你要愣是看上了县长，我也许没法子。就一个焦大书，你踏实把心放进肚子里吧。不过我就纳闷了，你一个家财万贯的千金，又走州过府地见过大世面，怎么偏偏就喜欢了要甚没甚的焦大书？”

吕红玉神情有些失落地望着窗外，停顿片刻却问：“姨，你知道世界末日吗？”

吕宝妮不屑地“嘁”了一声：“壬辰之年，地球爆炸，人全玩儿完。你姨我不光知道东家长李家短，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门儿清着呢。”

吕红玉道：“假如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吕宝妮说：“我还真没想过。问题是这不可能是真的，好好一个地球，又不是气球，咋能说炸就炸了。”

吕红玉说：“就是打个比方嘛。你现在想，如果毁灭前老天会满足你任何一个想法，你会选择什么？”

这还真把吕宝妮给难住了。她正在琢磨，焦一民端着牛肉小菜和啤酒上来了。他一边摆放，一边哈哈笑道：“这还用想？临死之人，哪个不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媒婆的最大理想，肯定是撮合成一对最没有可能的男女。放在吕镇，就等于要把渡口拾荒的王婆，说给最有钱的胡子爷。”

吕宝妮和吕红玉都忍不住笑了。吕宝妮说：“六指啊六指，你恰恰说错了。人死到临头，想干的一定是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干的事。我说媒一辈子，地球都要毁灭了，我还惦记着说媒，有病啊？要真放开选的话，我最想干的，就是给我家毛蜡一大笔钱，看他到底有多吝啬。”

吕红玉说：“姨说的是真心话。你呢，你会选什么？”

焦一民坏笑道：“突击入党。”

看着吕红玉一脸愕然，吕宝妮“噗嗤”笑出声来：“你还真信？他不是突击入党，是突击入档。六指，说实话，末日真的来临，你的最大愿望是不是去比家美随便耍小妹？”

这回轮到焦一民脸色尴尬起来：“看你说的，这叫甚话！”

吕宝妮“哼”了一声：“别装了，这是吕镇百分之八十男人做梦都想的事。”

三人正在说话，忽然一阵锣鼓声、唢呐声伴着嘈杂的人声从外面传来，由街南往北，越来越近。

吕宝妮问：“谁家死人了？”

焦一民说：“不是吹鼓手，镇上一帮闲人又要组织去安远寺祈雨。”

吕宝妮说：“还祈雨？据说安远寺虚云和尚一听见锣鼓声，臊得溜烟就往寺庙后面的松林里躲。老天既然不下雨，烧两炷香就能让天爷改了主意？就像老子不给儿子钱，岂是两句好话就能糊弄得了的。”

焦一民却亮出自己那根又红又肿的六指：“不过也保不齐，这两天我这神指痒得出奇，或者是该下雨的时候了。”

一直心事重重的吕红玉忽然端起酒杯：“姨，我的事你多操心，事成后亏待不了你。”

吕宝妮刚想说话，米粉店的竹帘一掀，一只游狗探进半个身子来，目光迷离地朝三个人瞅了又瞅，然后莫名其妙地吠了几声。

“把你狗日的杀来吃肉！”焦一民骂一声，脱下鞋子向门口掷去。游狗“嗖”地缩回了脖子消失了。

4

今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旱情，除了造成忘忧河水位下降、航运困难，因而使得吕镇物价普遍攀升之外，在其他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吕镇人口八千有余，除了很少一部分是耕作石鹰山山脚田地的农户，大部分都靠在镇上开饮食店、麻将馆、茶楼、旅社等买卖为生。家里没有生意的，则几乎都在本镇“真麦集团”所属的企业里上班。尽管旱情严重，但却还不足以搞乱吕镇人的日常生活。

尽管吕镇人觉得除了菜蔬果物的价格偏高之外，生活照常，一切如旧。但到了6月底的时候，从吕镇中街穿过的外地车辆，却陆陆续续带来了许多可怕的谣言。

最初的一条传闻，据说是一个在吕镇“毛家湘菜”停车吃饭的货车司机带来

的。他说距此约二百公里的六合镇，由于久旱无雨，当地开始流传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蔓延迅速，染病即亡。自己开车路过那里时，看见由于多得来不及下葬，蒙着白布单子的死人几乎摆满了镇子每一户人家的门口。这条传闻刚开始在吕镇流传时，众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笑了：“屁话！什么时代了，怎么可能让瘟疫肆意泛滥起来？这都是无聊的长途司机说来解闷的。”但同样的传闻却一遍又一遍地被不同的外人带进吕镇，而且各种版本及不同的细节拼凑在一起，居然形成了一个让人无法断然否定的事件：随着本地旱情的不断加剧，一种症状表现为惊厥、盗汗、无法进食、急剧脱水到最终死亡的瘟疫，先起于千里之外的戈壁某镇，然后一路由北向南蔓延过来，最近已经波及距离吕镇只有二百公里的六合镇。据说染病之人最终死去后，全身水分皆失，皮肉风干紧缩，完全像一具分量很轻的干尸。此瘟疫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疾病控制到预防，也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只可惜此疫以前闻所未闻，所以缺乏经验，一时还难以奏效……传闻有理有据，解释了所有可能的疑问，令人不得不有所信服。人们一信服，传闻便有了适于生长的土壤。于是各种各样关于“干尸病”的传闻，迅速成了吕镇居民饭后茶余热议的话题。一时人心自乱，惶惶不可终日。

6月30日发生的一件事，让吕镇人终于相信：可怕的瘟疫不但真的存在，而且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这天适逢周末，由于天气奇热无比，整个白天里，吕镇居民大都猫在家里躲日头，镇街上一直冷冷清清的。到了太阳落山，夜幕降临，街道上才渐渐热闹起来。各种吃食店、茶楼和麻将馆灯火通明，里面坐满了喧哗的客人。主街、广场、小巷、河边、码头，到处都有三三两两散步消闲的人影。

就在这个黄昏，一个消息在吕镇不胫而走：有死尸从忘忧河的上游漂了下来，而且不止一具！

这条消息让吕镇人几乎倾巢而出地赶往了河边，不大工夫，整个忘忧河北岸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由于此时天色已经麻黑，宽阔的河面上一片朦胧，根本无法看清有无漂浮物。有好事者竟然不知从何处弄来一架功率强大的探照灯，架设在码头上。在强大光束的照射下，一具时沉时浮的死尸，果然由南向北，缓缓地经过吕镇的河段，向下游漂去了。

按理说，在忘忧河发现一具浮尸，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短短一会儿工夫，有数具死尸先后漂过，却是极其罕见的事。尤其在“干尸病”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当下，无法不引起人们可怕的联想。由于几乎所有人只看到了探照灯下的那具死尸，

所以对究竟有几具的求证甚至怀疑，当然成了吕镇那些一贯坚持事实和真理的精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他们的努力，事情的起因和经过终于被当作盖棺定论发布了出来：那个可怕的黄昏，最少有三具尸体被人亲眼目睹，而目击者是本镇卫生院院长、公信度不容置疑的胡南风。

据说那天下午，胡医生到河对岸去出诊，回来时天已黄昏。患者家人用一条小舢板送医生渡河。行至河面中央，医生见一物从船边漂过，细看时却是一具死尸。那尸体与平日所见浮尸不同，既不腐烂，也不肿胀变形，像是打过蜡的干尸。胡医生正惊诧，不远处又有一具同样的死尸漂了过去。回到卫生院后，他将此事说给了同事。其中有个多嘴的青年护工将消息传播了出去，因而才有了当天晚上千人聚集到河边的一幕。

这天晚上，在河边聚集的人群渐渐散开后，吕镇的男人们分别去了两个地方。一部分人去了中街的饭店或小酒馆，另一部分人则去了下街西段的“比家美”或东段的小发廊和捏脚屋。很多酒馆皆人满为患，通宵都无法打烊。许多平素滴酒不沾的人，也都成了临时的酒客。忧心忡忡的吕镇人手执酒杯，六神无主地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对于晚上多具死尸漂过吕镇这件异事，大家反倒避而不谈，聊的净是些鸡毛蒜皮的坊间传闻。这种心情就如同被查出肿瘤的病人不谈癌症，并非因为不在意，而恰恰是出于极度的担心。在吕镇这些酒喝得有些意绪迷乱的男人们的脑海中，其实浮起的都是这样一幅恐怖的画面：在不久的某一天，镇子南面的忘忧河中，满是从上游漂下来的死尸，像浮木般横七竖八地塞满了整个河面……

这天去酒馆喝酒的男人没有滋事，倒是在那批去“比家美”、小发廊寻欢的男人中，出下了一桩乱子：住在中街的一个三十来岁的焦姓汉子，从老婆的钱匣中偷了一千元钱，到一家发廊去耍小妹。结果他刚在一间小屋里脱光衣服，就被一路找来的老婆一脚踢开了房门。汉子连衣服都顾不上穿，便慌不择路地夺门而出，顺着忘忧河的岸边狂奔起来。那天晚上许多纳凉的人目睹了这令人喷饭的一幕：路灯光下，一赤条条的汉子在前面拼命奔跑，后面紧随一手执杀猪刀的悍妇，一边追一边骂：“老娘晚上非先骗了你，再跟你离婚。”

5

这天晚上，位于吕镇中街东段的“牛汤米粉店”里自然也不例外，频频翻台，客满为患。小店里六张桌子，几乎找不到一个空位。焦一民和他那个一脸麻子的瘦

老婆忙得团团乱转，却还是东桌少了醋，西桌忘了盐，老王的宽粉没煮透，老李的牛汤有点腥。客人的抱怨声此起彼伏，让焦一民简直有点手脚无措。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客人才渐渐进少出多，店主两口子也才稍稍有了点喘口气的空闲。

腿酸脚麻的焦一民在柜台后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痛快地猛吸了几口。大半夜一直忙活，让他连右手六指的奇痒都忘了。现在一闲下来，那股让人百爪挠心的难受劲儿，又一次回到了他的感觉中。焦一民倒了碗开水，悄悄将又红又肿的六指摅进水中，灼烫的疼痛感立即让奇痒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半支烟还没有抽完，门外又进来了一名客人。焦一民抬头看时，却是焦大仙。

还不等焦一民起身招呼，坐在窗角那张桌子上的焦万魁见状却站起身来，热肠地大声叫道：“大仙叔，大仙叔，来这里坐，我请您喝酒。”焦大仙却摆摆手：“我吃饭，你喝酒，坐不到一张桌上。”说罢径直走到柜台前的桌边坐下，对焦一民说：“老三样。”

焦大仙真名焦大愚，大仙是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大仙绝对算得上吕镇最具智慧也是最有见识的高人。三四年前，早年就去美国定居的他因老父去世，回吕镇操办丧事之后，不知何故，居然起了还乡之心。丧事办完后，他回美国辞去据说薪水丰厚得让吕镇人不敢想象的工作，安排好家人，很快就真的回来了，这一住下就再也没有离开。闲居吕镇的焦大愚，鉴宝、占卦、看风水、研究自然神秘，所涉皆为玄业；评说远古，预言未来，臧否人物，针砭时弊，所见无不精辟。自从焦大愚回到吕镇后，原来在镇上混饭吃的算命的、看相的、说风水的，都变得营生皆无，只好流浪去了外乡。据说曾生意红火的算命瞎子在离开吕镇前，无不伤感而愤恨地说：“人都说美国是天堂，你狗日的放着好好的天堂不住，非得回吕镇来，这不是成心跟我们残疾人抢饭碗嘛。”

大仙刚回吕镇时，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却精神得厉害。他经常把吕镇形形色色的人物招到自己那座独门独户的小院中闲谈，动辄通宵达旦。虽然大仙煮好了一壶又一壶的咖啡招待来客，但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全程陪他。来客往往在大仙的侃侃而谈中涎水四流地打起盹来，等再次惊醒时发现天色已亮。而整夜一眼不合的焦大仙，却精神得如同刚刚起床一般。面对众人的惊异，大仙解释说：“在倒时差！吕镇的晚上，正是美国的白天。”令大家迷惑的是，大仙这时差倒了几年也没有彻底倒过来。因为现在大仙的作息时间还是和常人不同，他每天后半夜或天将放亮时上床，午后两三点方起。所以他每天的晚饭时间，比别人的夜宵还要

推后好几个小时。

焦一民很快下厨盛了一小碗白菜炖豆腐，一碟五香花生，然后做了一份清汤宽粉端上桌来。焦大仙正要下筷，焦万魁却撇下几个喝酒的兄弟，挪坐到大仙桌子的对面，对焦一民说：“老板，把你店里拿手的好菜随便做几个来，拣最好的，不怕钱贵。”

焦大仙不紧不慢地说：“烧包！到哪里抢银行了？免了免了，有什么话说就是了，我又不缺你这一两口。”

焦万魁咧嘴嘿嘿一笑：“大仙叔，我孝敬您一两盘小菜，您都不应承？我也算是江湖上行走的人，这太没面儿了。”

大仙道：“你就一个帮人收债、替人打架的，也配叫江湖上的人？要连你都算江湖人士，那江湖大不过镇西的水塘。”

焦万魁自嘲地说：“叔您净说实话，一点情面都不留。不跟您贫了，您说说，这场瘟疫最后会闹腾成啥样子？吕镇得死多少人？”店里的酒客听见焦万魁此般问话，都停了吃喝，齐刷刷地扭头看着这边。

大仙喝了几口白菜豆腐汤，慢条斯理地开口道：“瘟疫？哪里有什么瘟疫，只不过是一个用谎言编织的陷阱。”

焦一民不解地说：“一晚上河里漂过三具尸体，而且是干尸，胡医生看得真真切切的，怎么会是谎言呢？”

焦万魁制止道：“你先别插嘴，让大仙叔说完。”

大仙却说：“我已经说完了。”话毕就埋头碗中，一心一意地吃起宽粉来。

众人目目相觑，不知其意。

焦万魁看着吃得吱溜有声的大仙，直急得抓耳挠腮：“好我的老叔，我们都是一群猪行了吧？求您把话直接挑明。”

大仙把宽粉吃完了。掏出一方雪白的手绢，轻轻抹了抹嘴：“我问你，摆摊耍把式的人，目的何在？”

焦万魁摸不着头脑，张口结舌地不知道说甚。倒是邻桌一个人说：“为了卖膏药啊，跌打伤风膏什么的。”

大仙在焦万魁头上敲了一下：“明白了？”然后把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放在桌上，对焦一民说，“不找了，等下次没钱时，白吃一顿。”焦一民赶紧说：“您每次都多给，也没见您白吃过一回。”如是说着，却还是将钱收起了。

看着大仙飘然出店而去的背影，一脸雾水的焦万魁喃喃地说：“云山雾罩的，